

名家随笔

槐米如瀑

高海平

今年的夏天特别热,面对伏天的赤日炎炎、难耐的曝晒,连我这个极少戴墨镜的人,无论如何也不能强打精神地面对头顶那颗如火骄阳,把沉寂在抽屉多年的墨镜重新架在鼻梁上。

节令真是个奇妙的魔术师,一进入伏天就像换了天日一般,大地俨然一个蒸笼,不管白天还是夜晚,整个氤氲在热气蒸腾之中,闷热、晕眩、出汗、烦躁……种种不适困扰着你。相反,却适应了植物的疯长,草木在肉眼可见地一天一个模样。草坪不断加深着它的绿色浓度和厚度,树木更是把树冠一步步扩张到直径以外很远处,似乎蓝天也不是不可能被侵蚀和占有。

我居住的城市,从来没有引起注意过的国槐,似乎天兵降临一般满大街都是,它那淡黄色的槐米花在艳阳高照下像爆米花炸裂一般,金光灿烂,花繁成瀑。每种树木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,春天时杨花似雪,沸沸扬扬的杨花打卷儿地在大地上肆意横行,惹得人们烦不胜烦,然而,这一切只能提示你杨树的不可或缺。就像

伏天的国槐,如果没有像爆米花一般炸裂的花开成瀑,真的无人知道每天行走的大街上竟然有那么多的国槐。

槐米,一度是人们盯着不放的财富。小时候,拿着长把子镰刀,站在槐树下钩树上尚未开放的槐米。供销社收购槐米,作为一种染料使用。据说,解放军叔叔身上穿的绿色军装的颜色就是由槐米染就的。槐米只有未开之时,从树上采下来,然后晒干,送到供销社,开花的槐米是不收的。这是童年时代的记忆了,如今,看到满大街的槐米花爆裂,满地的花蕊铺陈,丝毫没了当年心动的感觉。环卫工人抡圆了大扫帚一遍遍地清扫那不绝如缕的落花,在他们眼里,花早已非花,只是他们的扫帚下亟须清扫的垃圾而已。

槐米花自有它独特的香气,这种香气往往会引得某些虫子的青睐,奋不顾身地一头扎进去吸食花蕊中美妙的滋味,最终的结果就是经常被戏称的吊死鬼打秋千——虫子拉着长长的丝挂在枝头荡来荡去。

槐米花还分泌一种类似于胶质的液体,这种液体会散落在树下形成一层黏黏的胶水,踩上去会粘你的鞋子,路过时不得不下意识地用劲提气,否则鞋子也会被粘住。可见,吊死鬼被吊打在树枝头是顺理成章之事,很多虫子也难逃被黏附的悲惨命运。

槐米花与阳光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洽的关系。阳光越炽烈,槐米花越绽放,你给我一分热度,我就回报你一分烈度。而且这种互洽和共情持续时间很长,几乎伴随着伏天的始终,每天看到的几乎只有国槐这一种树了,因为,槐米花已经绚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槐米如瀑,花开成海。

其实,槐米花非常小,然而它却繁茂,加之一棵树一棵树地连接,形成一条条长河,就像一朵朵浪花,浪花虽小,浪涛却很汹涌。

国槐树下,停放了一排排汽车,这些车无一例外地被槐米花所覆盖。勤快的司机会仔细地把车上的花蕊拂去。懒人并不在意,开着车就出发了。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槐米花车,不失为一道道别样的风景。

重回老宅

赵玉兰

老伴徐忠诚已96岁,自1944年因革命工作离开家乡已有80年。在他人生岁月的长河中,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港湾,便是他的老宅,那里记载着他无尽的回忆与故事。今年初春,他提出要回老家看看,并让我与他相伴,由孙子开车回到家乡。

老宅坐落在五台县石村土崖高坡上,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映入眼帘的是没膝衰败的荒草,瞬时仿佛听到时间的回声,在空气里轻轻飘荡。老伴常说起的那两棵老枣树,依然挺立院中,也仿佛向回来的主人叙述它的寂寞与沧桑。

院落是南北走向,分为前院和后院。十余间住房在经年风吹雨蚀中坍塌损坏。房子是哪年建起的,老伴也说不清楚,他只知道院子里住过太爷爷、爷爷及父母等家人,四代人生活在百年之久的屋院里,可想象情景欣欣向荣、快乐无比。忠诚语重心长地手指向西边一处房屋说:“这是父母和我们住的家。”仔细观察,房子虽然不算大,但是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无限温馨与回忆,那古老的房门,开合之间,不知闪现了多少代人的身影,那扇斑驳的木窗,又见证了时代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更迭。让他最难忘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美味佳肴,那浓浓的亲情让他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老伴痴痴地一直望着那间房屋,他一脸的凝重,心潮起伏,思绪万千啊!

七七事变之后,在革命老区红色革命根据地五台县,群众觉悟高,母亲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烽火中。她日夜坐在炕头一针一线聚精会神做着支前的军鞋,一双又一双送往前线。不仅如此,母亲还掩护抗日的地下党员。一日,党员干部徐光乔来到宅院,随即跟进来两个日本鬼子。母亲透过窗看到这一切,镇定敏捷地把徐光乔同志送到后门,避免了党的损失。母亲高尚的品格直接影响着儿女们。大儿子徐晞16岁那年参军从戎,没有告知母亲,只是托同学送回书包,母亲接下书包,无声地哭了。后来西藏解放,徐晞战功显赫,担任正师长职务。二儿子徐忠诚在石村小学上学,12岁即担任儿童团团长,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,传递信息,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之后参加过太原解放战争,参加过土地改革。女儿徐妙在学校参军,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员。三儿子徐忠夫,解放后任忻州地区粮食局局长。四个儿女均已从老宅飞出,奔向革命的道路。不幸的是,母亲没有等到全国解放的日子,1949年3月,她在老宅里安详地走了。

老宅会消失,但情感永远不会消失。记忆中的沉淀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,依旧熠熠生辉。

旧信札里的芳香岁月

邢芝兰

北飞请带去问候。”渐渐地,雁北那紧绷的土地上,也有了牛拉犁铧的身影。春天来了,我常常仰望北归的大雁,口中呢喃:“谢谢!是你们把春讯给我捎来!”谷雨前后,我又收到他填的《渔家傲》:“谷雨红桃颜既衰,东风绿麦又吐穗,杜鹃一声千滴泪,思不寐,琵琶悠悠胡马悲。披荆望断汾水西,风浪溅湿千重衣,书生投笔慨万里,欲沥肝胆难化碧。”来信我已复,附如下几句:“早听卿居桃花洲,云拂清溪绕山前。诗吟琴声伴鸟鸣,风赋花香纪流年。”工作队设资料组,负责写材料。我和他都在资料组,写稿子、刻蜡板,整夜加班是家常便饭,我们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度过了愉快的油墨生活。后来,他成了我的丈夫,我做了他的妻。

上世纪80年代,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改变了一切,那一年他到南方一所大学进修,密密麻麻4页稿纸给我传递了很多信息。信中说:“政策的改变使得那些一向辗转于田野的农民出来经商,从祖国的东南发源汇成比长江还要汹涌的人流,我就是在这人流中挤来挤去……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真热,又不便脱厚衣服,站了7个小时到达蚌埠,由于我的‘机智’才找到了一个座位。翌日9时抵达上海,两毛五买了一张电影票,使我一身轻松。找不下旅馆,只好又振奋精神再投入人流,乘196次车到杭州……我用15块钱

买到了一块真丝被面,排队的人说,市面儿上需要18块钱;又花了11元买了很漂亮的两块布被面2.4丈,不要布票……”临近春节,丈夫在北营火车站下车,肩扛手提,满载而归。

第二年春寒料峭的时节,我去北京进修,写回的第一封信就是:“惊喜地发现,用我们的饭票能在学校粮店买到挂面,有人来京给你们捎回去,能改善一下生活。”丈夫的信里给我列出了星期天到各个公园玩的日程表,“四月份百花争艳到清华、北大观光”“孩子们活泼健康又勤勉,你一百个放心”。六一儿童节来信说:“儿子骑车和同学玩去了,两个女儿每人给了7角钱和7两粮票,穿了新衣服到少年宫过节。”读信时,眼前好像出现了我那几个宝贝活泼可爱的样子……

“草木会发芽,孩子会长大”,在布票、粮票、粗粮、细粮的纠结中,在个人事业进取和孩子们成长的辛苦操劳中,“曾经以为老是很遥远的事,忽然发现年轻是很久以前的事了”,不经意间鬓发染霜,我们一起从讲台上退下,起初几年我俩还有一点社会工作。如今手机短信、微信便捷快速,不过却没有了那路遥马慢的浪漫,没有了那对迢迢驿路绵绵信笺的期待。尤其让我驰骋想象的是那条飘曳在天空的驿线,以及南飞北归的大雁……



收拾旧信札,拂去岁月的尘封,一阵阵芳香扑面而来。有诗与远方的浪漫,有柴米油盐的杂沓,有个人事业打拼与孩子们成长的纠结,织成一幅幅生活的图案,在我眼前铺展开来。

在大学期间,恰逢农村开展社教。我和男友分配到我省的一南一北,他在晋南地区,我在雁北地区,在我省狭长的南北两端相隔千里。

那一年,我们“疾雪飞车出雁门”,扑入眼帘的完全就是一个白茫茫的冰雪世界,凛冽的朔风吹卷着雪花肆虐。在这冰雪世界里收到男友的来信,让我温暖了很久。信中说:“你到了一个沙际风来草亦香的地方。”我复信给他:“这里有风有沙有草,但是不属于这个季节,眼下只有彻骨冷的冰雪与寒风。”晋南的春天来得最早,隔了一段时间,我又收到他以散文诗形式写的《春天序曲》:“想起春天,就热血沸腾,激情洋溢;想起春天,就想起年华如宝石的我们……鸿雁向